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 天 出 版 社

御定淵鑑類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類書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七七—卷三〇六		清・康熙四十九年聖祖仁皇帝御定
卷二七七 人部三六 智 聰敏		二九五—一	
卷二七八 人部三七 聰敏 博物		二九五—二三	
卷二七九 人部三八 信 節操		二九五—五一	
卷二八〇 人部三九 節操 高潔 修整		二九五—七一	
卷二八一 人部四〇 公平 正直		二九五—九二	
卷二八二 人部四一 謹慎 勤勞		二九五—一一五	
卷二八三 人部四二 儉 剛 勇		二九五—一三五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二八四 人部四三 勇壯 卷二八五 人部四四 貴 卷二八六 人部四五 富 卷二八七 人部四六 貧 卷二八八 人部四七 債負 乞假 賤 卷二八九 人部四八 隱逸 卷二九〇 人部四九 隱逸 卷二九一 人部五〇 隱逸 卷二九二 人部五一 品藻 名譽		二九五―一六〇 二九五―一八二 二九五―二〇一 二九五―二二〇 二九五―二四二 二九五―二六四 二九五―二九五 二九五―三一九 二九五―三四四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二九三		二九五—三六五	
人部五二 風流 質文 鑒誠			
卷二九四		二九五—三七八	
人部五三 鑒誠			
卷二九五		二九五—三八九	
人部五四 諷			
卷二九六		二九五—四〇三	
人部五五 諫			
卷二九七		二九五—四二二	
人部五六 諫 對見 對問			
卷二九八		二九五—四四二	
人部五七 說			
卷二九九		二九五—四六九	
人部五八 嘲戲			
卷三〇〇		二九五—四八八	
人部五九 別			
卷三〇一		二九五—五〇〇	
人部六〇 別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三〇二 人部六一 別 贈答		二九五―五三〇	
卷三〇三 人部六二 贈答		二九五―五五〇	
卷三〇四 人部六三 言誌		二九五―五七七	
卷三〇五 人部六四 言誌		二九五―六〇四	
卷三〇六 人部六五 行旅 逆旅		二九五―六二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
智 聰敏

智三八智謀先見



愚

去詐

老子大智若愚 禮記用人之智去其詐

挈瓶

炙輠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史記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炙輠過髡注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阻朋曰蟻冬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又桓公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贈策增

握爪 謂左傳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

獻珥 戰國策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史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

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劍子腹及子之腸矣境吏恐而赦之 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其一日

視美珥所在勸 千里駒 五石散 漢書楚元王傳劉王立為夫人 德宇路叔少修黃

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

御定淵鑑類函

六四九五

明開 原裨謀獲野 王霸視河左傳裨謀於野則

朗 下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及至滹沱河侯吏還白河水

驚衆欲且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 蜘蛛布

網 蜘蛛轉丸 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 蜘蛛布

在轉丸 魏舒出衆 增子初絕人 晉書魏舒字陽

常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

多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 文公無雙

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達矣 文公無雙

壽王寡二 華陽國志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西方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文公智無雙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奏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解衣刺船 磐石錨碑 漢書陳平傳平事項王懼誅身

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

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過止 明

皇離錄姚元崇與張說同在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

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豐

陳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

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

于帳前若不顧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

虞便當錄其說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諸既獲其

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磬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

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

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

凱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

時為極筆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

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奉御使者

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弄生 因危為功 伏奇爭

利 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

危以為功 史記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宜奔奔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據河築壘 傍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水作圍 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

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

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

以圖也 晉書宣帝紀帝諱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遣

步騎拒帝帝威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沒

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

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

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 心歸高祖

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謀宗太公 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

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史記齊太公世

家西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

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 料敵致勝 處貴

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遺權 宋錢若水傳若水陳崇敵安邊之策曰伐謀者能

料敵致勝也 南史謝瞻傳若處貴而能遺權斯

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 先封雍齒 雅奇陳

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湯 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

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

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
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者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
則人人自堅矣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然芻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東追齊王廣至高密楚使龍
且救齊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
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宋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遼人入寇
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不
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
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
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
增竈減竈 匿車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下車 後漢書虞詡傳詡遷武都太守羌率眾數千遮詡
陳倉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領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
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詡曰竈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
彼不測也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
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史記范雎
傳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闕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諸君得毋與諸侯
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

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不賞邊臣 唐書崔祐甫傳崔祐甫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
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
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獻怨軍且
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
者雖其謀謀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
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

刀斬亂絲 椎破連環 史
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
帝略有所辨僊語一事必得事來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絲帝獨抽刀斷之曰亂者須斬 釋史彙編齊后太
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
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

緣理而行 役物
解后推破之謝泰使曰謹已解矣
為養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
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 漢書刑法志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
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
木嬰渡軍 布車從
騎 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威兵蒲坂塞臨晉信乃
渡軍襲安邑梁孝王世家上怨望梁王梁王恐因上
書請朝既至闕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
公主

避火浴血 順風鼓灰 西陽雜俎徐敬業年十
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趨獸因
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
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璇
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
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鼓弓弩馬車居
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

御定淵鑒類函 六四九七

賊陣弓弩亂發羣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遠楚百里而耕謂其
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
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
若與予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予比智矣委
其耕而入見莊王 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
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
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
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始善終 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
丞相世家呂后時事故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
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
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甌 鑄錢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
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 遼耶律和爾都
傳保寧十年和爾都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
知之 和爾都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
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然明 清鄉無窮安
年宋果伐漢帝以和爾都為能料事

石益橫 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
百姓為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退不
敢過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

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羸螭之致螫驥騏
之踴躍不知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
至也雖有禹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
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毋彪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
室之微智者望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智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論公明為剖析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
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
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
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
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開寺曰佛
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十七

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
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不差升合

願比韋絃
左編蜀漢何祗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其覺

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
精如此
三國志劉廙傳廙上疏曰韋絃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
魏略畢軌

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絃
字昭先軌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凡人
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
三國志

鮮及
三國志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代常

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問
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書

以廣聽
世不盡聞
漢書藝文志書以廣聽智之術也

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為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
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孫知之孫撰集未就會
薨故世不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
魏志賈詡傳詡自

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
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晉書鳩摩羅什傳什
堅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
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
甚似王敦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十七

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卻成子曰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
足使也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即報包拯參
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極何能為今知

計書立就
文子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齷流四達淵泉而

難計書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
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重隱皆變

所見略同
韓非子深智一物眾隱皆變注於一物智

左編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
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
之備數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往殆不免
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
行其意亦
張蓋獲矢
觸網舉鈴
宋畢再遇傳赫舍

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
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猬獲二十餘萬
五代

御定淵鑒類函
六四九九

史錢鏐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為水榭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

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成城傾城 常于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水一般 宋史孫覺傳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

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

後果交惡 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

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

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

奇中 貴不可言 左編宋盧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

梁高祖本紀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

器異請為戶曹屬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侍中出此則 **君即陳平 自比子貢** 北史周廣川公

貴不可言 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趙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

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

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

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君即吾家陳平也 晉書王衍傳衍既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養賢獵吾 聽士納室 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

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智哉簡子善反其身 南

史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

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

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

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

士等娶妻驍果等咸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莫喪羊

舌 必滅若教 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

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又楚子良生

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

教氏矣 布囊盛土 采緹絳裾 晉書祖逖傳帝嘉

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

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

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戎飢久

益懼無復膽氣 後漢書朝歌賊賈李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千人募求壯

士收得百餘人使人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

絳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 入智謀先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原心符 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

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 **鸛鳴** 莊子鳥莫

也 注燕 **增水神** 性理黃勉齋曰木神則仁金

智文之 **原思鱸魚** 晉書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

興也 逸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 **蔡能衛足** 左傳仲尼曰鮒

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 **多財則損** 漢書疏廣曰子孫賢

衛其足 **增剔吐** 汗面 世說補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

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

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

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除之及聞帳

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于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不如用梟

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趙魏將于木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

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

手版擊憤

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懼錢鳳為之奸謀因王敦餞別嶠起

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教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

水晶燈籠

宋孫道夫

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

龍東軍士

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

天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龍東軍士爾曹主何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不後子房

晉書

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責人捨之而過注龍東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

海內奇士

三國志臧洪傳

張賓字孟孫嘗謂昆弟曰吾智算見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張超請洪為功曹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邀計事邀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

一舉雙虎

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下莊子

起甚愛之海內奇士也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不能鬪力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為王挑戰決雄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

笑謝曰吾能鬪智不能鬪力

百錢盡紅

天中記南

武襄青征僕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青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目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僕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而揮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僕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岳侯神算楊公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

穴之人

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丹穴之人智

不流則腐

藏書宋張詠嘗謂李

敗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

後漢書寇恂傳隗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欲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而遁

隋書余朱敞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余朱敞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一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

兵不血刃

三國志孫權傳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

脫鞞露金

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明王達椒宮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

佯醉脫鞵露金闥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
九閭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悵吾出
入無間安知上不
以相試衆乃服

下馬三呼

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日合軍大閱始出高呼

者三詠亦下馬三呼

鎮州趙學究

左編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

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度暉

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

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

白衣者無他

晉書孔坦傳蘇峻破姑熟

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智五入智謀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四

抱璞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原賦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

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

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

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

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為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

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

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止遊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

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

為真愚

增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五

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

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壽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

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

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

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

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

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

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

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六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颭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七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

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踏踏敏也釋

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穎言敏曰閔也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尚書曰聽德惟聰又曰聰

作謀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周禮曰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

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干將鑌鉞者貴於立斷也
所以尚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
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
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
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
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
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
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
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
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
駕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
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
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

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
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
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
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
謀故敕予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
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
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
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
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
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
張尼字少平妻田氏女尼一千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
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識
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
過人其姊韓瑤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離而
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
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

遺句耶達曰憶姊昔抱達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牋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葦年經史遍通 後漢書曰黃琬早而辨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尼滑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甥蘆白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絕妙好辭四字也 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

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史曰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叟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而多慧 增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將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